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平陽府志卷之六

酉乙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起乙酉明憲宗成化元年
盡庚寅明憲宗成化六年凡六年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

雍討廣西獠

守臣奏廣西獠獠流剽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
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
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命輔為征夷將軍以太監
盧永陳瑄監其軍召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質實趙輔字良
佐鳳陽人

開納粟例

以備兩
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獄

御史趙敬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輩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等已邀恩宥無俟臣言獨

思正統十四年寇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伏乞
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卽聞
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敵言
施行釋子冕還家冕先授副千戶明年八月復冕官遣
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
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
朕心實憐其忠質實陳循已邀恩有按明史循傳石亨
天下傳誦之質實敗循自貶所上書自訟言天位陛下
下所固有常天與人歸之時羣臣備法駕恭詣南內奉
請臨朝非特宮禁不驚抑亦可示天下萬世而亨等僥
倖一時計不出此卒皆自取禍敗臣服事累葉會著
微勞實爲所擠惟陛下憐察詔釋爲民趙敵武進人

帝耕藉田

彗星見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始加牲用樂停祭酒官以下宴

荆襄盜起

鄖陽當山谷險之區久
為通逃淵藪鄧愈既得其
地即當闢林箐而置官司
為善後良策豈可棄置而
弗理其後饑民屯聚既多
輒相雄長則是顯櫻法網
惟應誅剪以絕盜源更何
必原其為饑寒所迫英宗
不即用兵實不免過于姑
息至御史銜命撫輯自當
遍履其地窮加究詰殲渠
魁而披枝黨毋使滋蔓難
圖乃僅誚成數人而獷悍
之徒仍聽其伏匿不出未
幾而劉通等遂敢譁號披
猖寇擾郡邑養癰貽患當
時司事者之罪其可道乎

荆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
作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
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
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
入不可禁聚既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
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饑寒迫耳奈何
即用兵命御史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
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
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眾宜選良吏撫恤漸圖所以
散遣詞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
治至是有劉通者糾其黨石龍劉長子及苗龍苗虎等
聚眾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寇
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時王恕方以副都
御史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徂為故常橫
掠如故恕聞于朝曰民可撫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懾
于是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尙書白圭提督軍務發
軍會王恕李震進討之至南漳破賊永適疾留鎮偵知
賊巢在豆沙河萬山之中列為七屯明年夏圭督諸軍
分道進連擊之賊乃據險抗官軍下木石如雨官軍四
面仰攻蟻附而登賊不能支遂大敗破其巢生擒通等
二千八百七十餘人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獲賊屬子
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有奇石龍劉長

子逸去會永病愈帥師搜餘賊龍等又轉掠四川燬巫
山大昌圭分兵燹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并獲
通妻連氏遂質實南漳漢臨沮中廬二縣地隋置南漳
班師賊少息質實縣明舊屬襄陽府今因之豆沙河在
郎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巫山楚巫郡秦巫縣
隋改巫山縣明屬夔州府今因之大昌晉泰昌縣後周
改大昌宋屬大寧縣永樂初復置屬夔州府明洪武四年復置
後又併入大寧縣永樂初復置屬夔州府本朝康熙
九年省入巫山縣劉通河南西華人少負膂力縣治門
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石龍號石和尚
劉長子號劉子龍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朱永字景昌夏
邑人謙之子紀事本末白圭遣指揮張英誘降劉長子
諸將忌英功譖于
朱永以事捶殺英

夏五月大雨雹

避正殿減膳
敕羣臣修省

四川盜趙鐸作亂官軍擊斬之

宣德時四川郫彭諸縣盜賊蠡起奪財殺人事聞上命
副都御史賈諒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仍敕諒巡

視軍民利病諒等捕獲盜首王洪陰海等正法未幾土
豪王永又陷城堡肆掠官軍討失利懸千金購而誅之
而趙鐸復繼起作亂鐸初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
家匿羣盜縣官捕之急遂反與賊徒楊璣僧悟昇陳煥
章黃鷄子等流劫延至襄鄧諸郡璣等相繼敗死鐸再
聽招撫復業輒復為亂糾合番蠻四散剽掠偽號趙王
至是巡撫僉都御史汪浩檄官軍合擊之鐸走彰明縣
千戶田儀等設伏間道分兵直搗其巢賊大敗鐸與餘
黨奔儀偵知之追及手刃鐸

質實

縣明屬成都府今皆因之綿

古彭國唐置彭州明改州為縣屬成都府今皆因之綿
竹縣漢置明屬漢州今屬綿州彰明縣漢涪縣地唐昌
明後唐改為彰明明屬綿州今屬
龍安府趙鐸德陽人汪浩石首人

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軌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
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援
例乞復遂並革瑾宗以瑾為
錦衣指揮使宗為指揮同知

秋七月免天下軍衛屯糧十之三

八月雨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
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
收乞敕官司振濟于是命王恕及浙豫撫按各振其屬
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揚內
外諸臣請緩徵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
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豐城人沈義江都人吳琛繁昌人

冬十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眾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
項忠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韃靼入寇
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
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
有阿勒楚爾者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出沒為患
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
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
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
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並瑪拉噶等先後
繼至擄中國人為嚮道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質實

受三

邱濬用驅用困兩策其說雖似可行但猺獠嘯聚無不據險為巢潛行抄掠利則競往而敗則深匿出沒所以不常且叢密密等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斃突無定勢將何以取勝自不若韓雍搗其心腹以靖根株之為得算也第濬以粵人言粵事何

降城唐景隆二年築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中受降城在今衛喇特旗西北黃河北岸西受降城在今衛喇特旗西北黃河北岸項忠字蓋臣嘉興人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勒今改

發明

東勝衛既廢日以曠絕內徙漸屏藩籬以可牧資敵也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入居河套得坐待以

乘其隙遂致大同寧夏歲無寧日此與割廣寧棄開平同一失策其釀兆邊患亦與明代相終始云

韓雍破猺于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洲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互兩崖勢如徒杠蠻眾蟻度號大藤峽中產猺人又有獠人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吏所至邱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搗之控制四面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心腹既潰餘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率官軍倍道至全州破陽峒西延叛苗斬指揮

室不諳時勢乃爾觀所云
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
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移
禍鄰疆之見耶

失律者四人軍中震悚無不聽命遂抵桂林雍與諸將
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則藤峽不孤乃以
土兵十六萬先破修仁荔浦尋長驅至峽口眾議峽天
險不可攻宜屯兵圍之且戰且守雍曰不然峽山六百
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懈將士心今我軍勇氣百
倍賊已喪魄因而乘之可立破也遂長驅至峽口儒生
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
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
賊也悉支解剗腸胃分挂林箐間纍纍相屬賊大驚曰
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諸賊悉力出捍峽南
排柵堅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雨下如注官軍登山仰
攻雍督死戰呼聲撼峽若崩賊氣奪大潰遂連破山南
石門林峒古營諸策焚其室廬積聚追躡至九層崖等
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
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墜溺死者不可勝
紀先是峽中大藤晝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
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敕嘉勞召輔
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
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劫至廣東境雍發兵
撲滅之雍又議置武靖州于碧灘以上隆州土知州岑
鐸掌州質實陽峒在全州境內西延鎮名在全州西百
事從之里荔浦漢舊縣唐置荔州尋廢仍為荔浦

戊丙

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討靖州苗破之

縣明初並屬桂林府孝宗四年俱改屬平樂府今因之
九層崖在大藤峽北洛容唐置洛容縣宋省象縣入焉
元仍舊明屬柳州府今因之北流隋置北流縣唐屬容
州宋元仍舊明改屬鬱林州今因之碧灘在潯州府西
北八十里雍議峽江百里有上中下三灘上曰勒馬下
曰獻俘中曰碧灘請置靖州府神宗末州廢為鎮在今武
靖州東北三十里上隆州宋置元屬田州路明初屬田
平縣東北三十里上隆州宋置元屬田州路明初屬田
州府自岑鐸移治武靖而州遂廢故州人在
今田州北八十里邱濬字仲深瓊山人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岡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
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諸境分道入破八百
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質實銅鼓在靖州南境
著西南苗獠畏攝呼為金牌李質實州南百八十里日
黃團驛相接者曰銅鼓驛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屬靖
州今縣屬貴州鎮遠府桂陽宋軍元路明洪武初為府
尋降州屬衡州府今升
直隸州王儉銅梁人

南畿大饑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振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疏諫貶福建市舶司

副提舉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
 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畧曰臣
 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
 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子
 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
 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
 且陛下必欲賢身在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
 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
 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
 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
 必逆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為福建市
 舶副提舉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
 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救之竟不從

質實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

秋七月封弟見治為忻王見沛為徽王

李賢在英宗朝相業頗有可觀而于景泰時則浮沈自全毫無豎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敦勸尊親豈得謂之矢心精白况由郎署受知超擢竟不能以謹言正道力諫酬知其負景泰實甚不特著書過詆之足滋物議也

質實

見治英宗第八子未就藩八年薨無後見沛英宗第九子十七年就藩鈞州正德元年薨子簡王祐

嗣

八月瑪拉噶寇寧夏

七月瑪拉噶犯固原八月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死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諡文達賢嘗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振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
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卻立以候據案伸紙立成七
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
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

鎮守開原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詔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
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
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
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
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覆奏調武
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
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

質實街

貽誤大事豈得援以為比宜勿許內批仍允之
郎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安縣東
北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德縣東

發明

宦寺黃緣出鎮假採辦之名肆騷擾之實蓋明
恃宮闈之寵故敢逞其所為憲宗果置之不問

惑已甚矣至韋朗失律罪當逮治而李良曲為奏解
同黨相援公然徇庇雖以兵部之覆劾而仍由內批
允行徇璫豎而自隲軍紀此威柄所以下移也

亥丁

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喇殺蒙古勒克呼青吉思瑪拉噶
又殺保喇更立他汗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相仇殺瑪
拉噶遂殺其所立汗逐阿勒楚爾而使使入貢尋渡河
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
而別部長頗羅鼐亦遣人入貢帝許之詔永等駐軍塞
上時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
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
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
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
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
不能用
質實程萬里華容人○頗羅鼐舊作李魯乃今改

御經筵

君臣日對曉洽政務必有
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
至詔旨賜饌及叩謝山呼
循例數言即謂有當于勤
政斯已鄙矣定之之請亦
欲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諱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承旨
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
間無一辭相接時咸
以定之異順為過云

無一辭相接以巽順咎定之雖云愛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輅既罷歸英宗每念輅謂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之然以忌者竟不復用至是帝驛召至京命以原官入閣輅疏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

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

以內臣領之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凡三百七十五震敕所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並乞免帝皆慰留之

實

張睿鄢陵人俞綱嘉善人

遣襄城伯李瑾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蠻

大宋

四川三面皆蠻蠻依山居住往往出肆剽掠而都掌蠻尤甚都掌古屬犍爲郡在敘州府西偏地介川貴間既僻且饒與芒部烏撒接諸峯盤互大壩爲門戶又進爲九絲所在結寨無慮千百明初詣大軍降隨地安插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戎縣水鄉平衍其黠逆者猶難逃遁山鄉深阻莫可窮詰更嘯聚爲患宣德初討平之正統中兵備稍弛蠻始縱恣景泰天順間屢討屢撫賊林箐出沒愈猖獗成化元年翰林侍讀周洪謨上方畧言蠻各有主請擇素有威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司統各寨蠻民卽隸本府戎縣統屬旣定邊境自寧周故牧人習知利害詔付軍帥行之會是時總兵官先已進勦屢破賊寨移兵珙縣進至戎縣貴州兵亦至抵金鵲池遂合攻大壩斬獲甚多以捷聞然蠻性叛服不常軍還則又出寇至是陷合江等九縣所過屠城赤地千里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尙書提督軍務信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嚮導請勅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守境勿縱賊逃從之而賊已攻燒上下羅計等寨師乃由永寧尅期分道進合勢奮擊所向克捷賊遁入深箐乘風縱火窮追力攻賊大敗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生擒一千餘人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九姓苗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司山都水都分地以治設官控制之蠻于是